



以他心血作碳，肌骨为薪，架一腔痴心熔炉铸炼，成就千般筹谋，万种心思。
深埋于她一路足迹之下，助她九霄之上，步步莲生。
当道路之终，梦想在望。
谁为谁决然放弃，谁又为谁，悄然回眸？

4

皇 極 天 子

FU
YAO
HUANG
HOU

④

天下归元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扶摇皇后 : 全4册 / 天下归元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61-2
I . ①扶… II . ①天…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9097号

书 名 扶摇皇后 : 全4册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责任编辑 姚丽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1250千字
印 张 83.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461-2
定 价 120.00元 (全四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扶摇石

1

目
录

卷一 风起太渊			第二十三章 星辉将升	120
	楔子	001		
序章	墓室吹灯	005	卷二 无极之心	
第一章	十七年后	010	第一章 劫财劫色	125
第二章	贵宾名犬	012	第二章 行宫之贼	130
第三章	剑震玄元	017	第三章 买醉青楼	136
第四章	洞中谋杀	020	第四章 废园惊心	139
第五章	玄元初遇	024	第五章 绿珠之会	148
第六章	快意恩仇	031	第六章 独闯重围	152
第七章	后山遇伏	035	第七章 红尘锁情	157
第八章	一梦前生	040	第八章 戎族之乱	167
第九章	计毁玄元	046	第九章 步步紧逼	175
第十章	碧水飞袖	051	第十章 无极之心	185
第十一章	烈王北野	057	第十一章 诉情之夜	194
第十二章	大风将起	063	第十二章 以吻封缄	204
第十三章	征服宣言	070	第十三章 惊世一舞	220
第十四章	金蝉脱壳	077	第十四章 忍辱蹈死	226
第十五章	嫁祸栽赃	081	第十五章 城门自刎	236
第十六章	宫变前夕	085	第十六章 绝处逢生	246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	091	第十七章 一夜“春光”	254
第十八章	“野”鸳鸯	094	第十八章 此心成结	264
第十九章	烈火皇城	100	第十九章 斯人归来	273
第二十章	此刻相逢	104	第二十章 两心之战	284
第二十一章	雷霆忽至	110	第二十一章 凝冰化冻	294
第二十二章	宫门之逼	115	第二十二章 凤氏莲花	305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嗜血捕杀	315	第十八章	时光之错	535
第二十四章	密林逃亡	321	第十九章	倾情一吻	544
第二十五章	山林历险	329	第二十章	血色江山	554
第二十六章	烈血牺牲	337	第二十一章	两心纠缠	558
第二十七章	古墓危情	346	第二十二章	温馨融融	564
第二十八章	死生与共	356	第二十三章	翻覆乾坤	575
卷三 天煞雄主			第二十四章	当街强吻	587
第一章	双莲之会	371	第二十五章	悲剧误会	596
第二章	深宫之夜	379	第二十六章	无心插柳	607
第三章	绝不放手	388	番 外	《非诚勿扰》	
第四章	此心坚执	397		孟扶摇相亲记	615
第五章	爱之追逐	406			
第六章	让我去痛	415			
第七章	以身事魔	424			
第八章	思慕之深	434			
第九章	重重心思	446			
第十章	冤家路窄	456			
第十一章	此情深处	467			
第十二章	唇齿缠绵	478			
第十三章	唇枪舌剑	487			
第十四章	爱之真义	496			
第十五章	为我珍重	506			
第十六章	御风成旗	514			
第十七章	天上人间	524			



扶摇石

③

目
录

卷四 轩辕皇嗣		
第 一 章	元宝卖艺	627
第 二 章	贵妃醉酒	636
第 三 章	有美同行	646
第 四 章	暗夜销魂	656
第 五 章	选后之争	665
第 六 章	千里寻踪	673
第 七 章	封后风波	683
第 八 章	神仙眷侣	690
第 九 章	彪悍皇后	695
第 十 章	斯人归来	703
第 十一 章	倾城之礼	712
第 十二 章	凤起九霄	722
第 十三 章	血色昆京	733
第 十四 章	临天之焰	748
卷五 璇玑之谜		
第 一 章	烟花之年	763
第 二 章	心在何方	772
第 三 章	连敲带打	779
第 四 章	怡情之旅	789
第 五 章	共枕之缘	798
第 六 章	乘虚而入	806
第 七 章	两心离间	816
第 八 章	此心成狂	826
第 九 章	牢狱之遇	839
第 十 章	烟陵旧人	849
第十一 章	正宣裸奔	858
第十二 章	高调孟王	867
第十三 章	璇玑殿争	877
第十四 章	记忆之殇	886
第十五 章	顺藤摸瓜	895
第十六 章	真相之痛	907
第十七 章	相思如此	920
第十八 章	爱恨如露	934
第十九 章	谁是狼王	948
第二十 章	女帝凤临	959



卷六 扶风海寇		
第一 章	只如初见	977
第二 章	未来女优	985
第三 章	皇后训练	995
第四 章	集体抢劫	1006
第五 章	神通大法	1016
第六 章	划他右派	1027
第七 章	心如泼水	1034
第八 章	罗刹月夜	1044
第九 章	我心如石	1055
第十 章	苦难逃奔	1061
第十一 章	维京海盗	1067
第十二 章	罗刹深海	1077
第十三 章	我心惊尘	1087
第十四 章	圣女非烟	1097
卷七 穹苍长青		
第一 章	绝域海谷	1115
第二 章	以身相护	1123
第三 章	不借皇后	1133
第四 章	美人难追	1145
第五 章	神殿花痴	1153
第六 章	美人之计	1162
第七 章	危机暗藏	1167
第八 章	师门对抗	1172
第九 章	痛极惊心	1184
第十 章	元宝之择	1193
第十一 章	苦心如此	1198
第十二 章	诸般心思	1205
第十三 章	暗境之吻	1215
第十四 章	大结局(上)	1226
第十五 章	大结局(中)	1259
第十六 章	大结局(下)	1267
番 外	系我一生心	1317



皇 極 經 卷六

卷六

扶风海寇

第一章

只如初见

“元宝啊，你说你找到那只金刚打算怎么办呢？杀之？烫之？拔毛伺候之？”

孟扶摇靠着一棵树，用一根草逗着膝头上的元宝大人。元宝大人正以泰坦尼克之经典飞扬姿势迎风舒展，近乎着迷地嗅着空气中传来的寒凉疏旷气息，梦幻地想着：啊……这是从家乡飘过来的风啊……离家乡越来越近了……正心驰神往地怀念着它的穹苍特产，听见孟扶摇这一句煞风景的问话，十分不满地回头瞪了孟扶摇一眼。

孟扶摇也不满地瞅着它——求我带你出来的时候你撒娇卖痴，现在出来了，立刻跔成二五八万，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宠！

她有些郁闷，仰起头，打量着四周的景色，茫茫碧野，不见边际，遍地长满隐子草、针茅、羽茅，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菊花和结着鲜艳红果的低矮灌木。天空蓝而高远，四面群山雪线隐隐，沉默地蹲伏在地平线上。风从山顶奔来，在偌大的草原上回旋涤荡，气象辽阔，野趣天成。

这里是扶风国境，是和大宛接壤的扶风三大部族中发羌的势力范围，也就是雅兰珠的家乡。

孟扶摇伸个懒腰，叼着草根躺下去。听说扶风地广人稀，果然不错，她走了几天，除了自己的护卫和超级多的鸟，连个人影子都没看见，直至今天才看见不远处一条河流的下游，有个游牧部落。

护卫们在支帐篷，洁白的帐篷在草原上珍珠似的散开。她这次来扶风，没有像当初去璇玑一样嚣张地带了三千护卫，只选了最精锐的侍卫三百，除了纪羽留下，带领她专门抽调的大瀚王军看守大宛皇宫外，铁成和姚迅都跟着她。她已经命人回大瀚通知姚迅，今天在这里停留，就是为了等姚迅赶上来。

至于珠珠会不会跟来，随便她了，钓凯子和回家都很重要，由她自己决定。

孟扶摇跷着二郎腿，一晃一晃地想心事。女帝她是没兴趣做的，当初接位不过是为了报仇而已。她的人生目标，从来都只有一个——回家。

她要回家。

去扶风，不仅因为那里异宝多，能够助她冲上“破九霄”第九层，更重要的是去穹苍必得经过扶风。换句话说，她如今已正式踏上回家之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宛，她是不会再回去了。

这么想着，她有些兴奋，然而那兴奋不过短短一瞬，便被忧伤沉沉压下——离开，永远离开，她孟扶摇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等同死亡。但她在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记忆，她迎着母亲的方向奔去相聚，却逆着今生岁月向亲朋好友逃着别离……

而她，从一开始的此心如铁，渐渐转为此刻的为难疼痛，难道她要永远活在两难的境地里：这一世思念上一世的母亲，回到上一世，再思念这一世的……亲人？

是的，亲人，他们也是亲人，陪伴她爱护她，给过她这一生里最温暖呵护的人们。他们。

十九年岁月中一路邂逅的刻骨铭心的人们。

战北野、雅兰珠、宗越、云痕、铁成、姚迅、纪羽、小七、元宝大人，还有元宝大人的主人——长孙无极。

想到那个名字，便觉得心中痛了痛。孟扶摇咬咬嘴唇，压下这一刻波澜起伏的心绪，悠悠叹口气——这么多年一直那么坚持着从未动摇，然而当她真的开始踏上回家的路，当离别终于将按计划到来的这一刻，心还是会痛，还是会痛……

她呼的一下翻了个身，把脑袋埋在草丛里，重重压着自己的心，不让自己痛了。

元宝大人一个深呼吸还没做完就被压倒，挣扎着从她身下爬出来，怨恨地盯着这个自从进入扶风便神神怪怪的女人。要不是主子要求，它才懒得理她呢。

主子咋还不来？元宝大人的爪子搭在脑袋上，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说有点事要处理慢来一步，一天了也没看见影子。

说起来主子也真可怜啊，原本打算回国一趟，如今这个样子似乎也丢不开。好在主子爹近来争气，没指望他监国，放他当个闲散太子，不然，哼哼！

元宝大人怏怏地叹口气，觉得不懂珍惜眼前宝，偏偏撬上世上最臭最硬的茅坑石头，真是天纵睿智的无极太子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事。

孟扶摇听它叹气听得心烦，一翻身抓过一个布团想塞耳朵，手一滑看清那东西，是当初从许宛床下找出的装着莲花的包袱布。当时看见有字却因为心情烦乱没有看，出来时顺手放进了包袱里，如今正好看个究竟。

展开旧布，秃笔烂墨写出的有些暗淡的字迹落入眼帘。

“无名吾儿。”

是许宛写给她的遗书，孟扶摇的手抖了抖。

“近日娘总觉得心神不宁，似有不祥之事要发生，思前想后，便留字于你，但望你平安成长，终能得见。”

孟扶摇抿着唇，轻轻抚摸着那因时日久远字迹已有些漫漶的绝笔留书，读许宛一笔笔写下的关于她以后人生之路的诸多告诫。

“……我儿，你当谦恭自抑，德容言功。长成后若嫁得夫婿，谨记孝敬翁姑，贤孝持家，宽悯容人，遵守妇道，相夫教子……”

古代传统女人的一切美德，自一个心怀惊恐的母亲笔下源源流出，满怀希冀写给自己幼小的女儿，希望她符合一切世俗伦理要求的美好，从而能够在这男尊女卑、弱肉强食的五洲大陆更好地生存下去。

孟扶摇眼圈微红，想起很多很多年前，小屋榻前一灯如豆，许宛沉在昏黄的光影里写给

自己的最后的信笺。许宛心中充满对未知将来的恐惧，更多的是对幼小女儿此生命运的担忧，那些担忧化为浓浓淡淡的墨迹，化为十四年后她才展开的带血遗书，将这一世娘亲的深情，娓娓道出。

而此时，她已经在沉重宫墙下化为一具白骨，沉睡经年。

对不起。

我没长成你所希望的那样，但是，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

我杀了对你施刑的恶妇和她告密的女儿。

我灭了璇玑这个丑恶皇族，连同它的宗庙和国号。

我践踏了生而不养、始乱终弃、置你于人生惨境不顾的那个男人的最大希望，将他丑恶一生里最看重的皇权传承在他眼前撕掳个干净，让他亲眼看着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堕为万世罪人，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

我给了他们对他们来说最为沉重的惩罚。

我给了你我能尽到的最大补偿，你的名字成为我的国号，我的皇朝宗殿只有你的神位，你是大宛开国太后，封号永慈。

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

“……无名吾儿，若你有一日能遇见一名额角有疤的青泽郡男子，他对你提起我，你记得代为娘说一声，许宛从无一日真正怨怪过他……”

二十二年前，一对来自璇玑边远小城青泽郡的未婚夫妻，逃荒远离家乡，来到天子脚下的繁华京城，欲待投亲亲戚却早已搬离。两人盘缠用尽，走投无路，相约在彤城虹溪河双双自杀，却被一个小官儿救下，指点了他们一条生路——那年皇家在全国官吏之家选十六岁以下未嫁女子入宫。有一些官吏不愿女儿进宫，便四处找贫苦女子顶替。小官儿让这对未婚夫妻选择：是男子进宫做太监养活女子，还是女子代人进宫做宫女，由他补偿男子一大笔钱，等待八年后女子放出宫再做夫妻。两人经过痛苦的一夜思量，最终选择由女子去做宫女，等待八年后重逢。两人在虹溪河边含泪诀别。从此，她代人走进深深宫廷，走进她一生里不可逃避的悲剧。他揣着那笔钱在京城痴痴地等，用尽办法打听她的状况，等待那漫长的八年结束。

然而这一别，便是永远。

许宛在很多年后，心知破镜终无重圆之日，也知道一去不回的自己，定然是未婚夫心中永远的痛。善良的女子希望用这种方式，最终给他一个安慰。

然而一切都迟了。

那一声原谅，再也不能送达。

孟扶摇闭上眼，想起官汎县大牢里那个潦倒男子。他那般的邋遢肮脏，已经看不见额角的疤，然而冥冥中命运依旧安排她遇见他。也许，那是许宛的安排吧，用这种方式，给了他一个最后的了结，也用官汎大牢里那次相遇，让她真正开始面对身世真相。

至于那人是怎么知道许宛埋在烟凌宫墙之下，怎么从彤城流落到官汎，在大牢里一待许多年，都已无从查考。二十多年前他将未婚妻送进宫，谋取了自己生存的机会。二十多年后，

她早已凄惨死去，而他遇见她的女儿，将这条命还了回去。

天意如此！

孟扶摇悠悠一叹，将布包小心地收起。那对未婚夫妻如今已在天上团聚了吧？但愿来世里不要再邂逅皇家。

天色渐渐暗下来，草原上燃起篝火，一轮大而亮的明月自浪潮般的草尖冉冉升起，清辉万里。金色的月光自深绿的草尖一路逶迤，色泽华艳，如一片金光之海。

孟扶摇爬起来想去吃饭，眼光突然定住了。

前方，那轮圆而大的月色里，有人正在做飞天剑舞。

那人衣衫宽大，举动间风姿天成，衣袂猎猎飞舞，于一地淡金月色迤逦长草间若隐若现。明明只是一个遥远的影子，起伏转折之间却迅捷与优雅同在，刚劲与曼妙共存，颇有林下之士的散佚风度和灵肌玉骨的神仙之姿。

这样一幕，似曾相识……

孟扶摇痴痴坐着，看那人蹑足而过，将两年多前初遇一幕生生拉回，不知怎的突然眼眶微湿。

初见，初见，两年前，彼时她于玄元后山洞中遭受背叛而苦熬，彼时他在山洞对面孤崖之上潇洒舞剑。

彼时她一见惊艳，不知那个影子从此写满她的人生。

如今他剑势曼妙潇洒更上一层，她心情却复杂难明再不复当初的清朗坦然。

眼圈这么一湿，视野略微模糊了一下，月中舞剑之人却突然不见了。

身前火堆突然跳了跳，橘红色火焰更亮了几分，头顶落下一些树枝，将火堆燃得更旺。孟扶摇没有抬头，抿唇看着那些不断飘落的树枝不语。

眼前突然垂下淡紫色衣襟，绣着银线暗纹，在她眼前一起一伏，粼粼的微光流曼闪烁，像一条滔滔河流。

头顶有悠悠的树枝摇晃声，某人正一丝不苟地按照剧本重演。他一定躺在细而脆的树梢上，一团云似的轻，一缕风般的闲淡。

孟扶摇硬撑着不动——我都知道，我就不理，看你玩什么幺蛾子。

头顶上那人轻笑，孟扶摇在心中默数：一，二，三……

没有第三声。

某人提前修改桥段，低沉平静的声音从树梢悠悠飘下。

“姑娘，夜寒露重，我很冷。”

台词背得真顺溜……孟扶摇笑到一半拼命敛住，做肃然状——装，我叫你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眼前衣襟降低了点，长孙无极似是调整了树枝的高度，好让自己顺利降落到某个不合作的人身侧。

孟扶摇扭转身，做达摩坐禅状，眼观鼻，鼻观心，不语。

“姑娘，你冷不冷？”

孟扶摇解开最上面一个衣扣，示意她现在很热——六月天，不热才怪。

坚决不给他机会把下面那句“那就脱了吧”说出来。

却有一个鲜红的果子骨碌碌滚出来，色泽热烈而香气清冷，“麒麟红”。

孟扶摇盯着那火红的果子，双手抱胸鼻孔朝天——陛下，我现在已非当日吴下阿蒙，再也不会眼皮子浅到看见只烂果子都要去捡。你滚吧，滚吧滚吧滚吧……

呼——

白光一闪，快如奔雷，一团小小的风倏地卷过来，半空里腾地一个翻跃，一个拉风的劈腿之姿，恶狠狠蹬在了孟扶摇鼻子上。

孟扶摇“哎哟”一声睁开眼，便见元宝大人正一爪蹬在她脸上，一爪劈开成一字马做飞扬睥睨之姿，除了爪子里没抱麒麟果，蹬腿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死耗子！”

孟扶摇大怒，刷地跳起就去抓逃开的元宝大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跟着那个无聊凑什么热闹……”

她撞入某人等候已久的胸膛。

明明刚才他还在她斜对面的树枝上，不知怎的突然便到了她正对面，手一捞将她捞个正着，往怀里一按，然后松开手中的枝条。

刷一声，一直被压下的柔韧树枝，立即将两人回弹到了树梢。

孟扶摇只觉得头顶树叶哗啦啦一阵响，几片柔软的叶片在脸上拂过，眼前已经霍然一亮，一轮更为皎洁的月亮便涌入眼帘。

月色之下，一条粼光闪闪的河流，在一色深碧之中逶迤开去，将草原分割成了两片。一片近些，浅绿；一片远些，镀着月色金光，是一种层次更为丰富的黛绿。

孟扶摇被这般阔大风物所吸引，没想到在树下看景和在树梢看景当真是两种感觉，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悻悻道：“长孙无极，你净干一些烧杀掳掠的无聊事儿。”

“谁能解我相思？谁能去我心忧？”长孙无极毫不让步地拥着她，“我等你忙完已很久，等你想通也很久，到得今日，忍无可忍。”

孟扶摇忍不住一笑，道：“以前我觉得战北野霸道得理直气壮，现在才发现，真正霸道的那个人是你。”

“这么宜人的夜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提外人了。”长孙无极淡淡道，“好容易等到你在我怀里的机会，这么宝贵的时刻，我可不想拿来和你讨论谁更理直气壮。”

“再说，”他一瞟孟扶摇，眼眸在月色下光泽幽深，“你这性子，本就不是个积极的。我自惭自悔，向隅自伤，你八成高兴着从此省心省事，更不会回头安慰我……我算看透你了，山不来就我，我来就山。”

“你今天话真多。”孟扶摇悠悠道，“其实人和人之间，有点距离比较好。真的，长孙无极，到得今日我的心事你应该也知道了。过去的事我从来不会耿耿于怀，不理你只是为你好。”

“怎样对我比较好，只有我自己知道。”长孙无极笑笑，道，“扶摇，无须再为这个问

题争执了。你有你的固执，我也有我的。”

孟扶摇默然，半晌转了话题，“这里看风景很好，高旷，舒爽。”

“今晚就睡这里好不？”长孙无极拥着她，“我保证不让你掉下去。”

孟扶摇不理他，继续道：“以前读过一首诗，背给你听——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长孙无极静静听着，道：“很美，但不是五洲大陆的骈文体。”

孟扶摇不理他的打岔，道：“今天我们在这树上看风景，那么，又是谁在看着我们呢？”

她道：“我们这一路走来，在五洲大陆左冲右突，有些事那般想避过却避不过，无论怎样都不可避免地撞到那堵墙，又是谁在操控呢？”

长孙无极沉默了。

“那是天意。”孟扶摇道，“天意看着我们，看着我，安排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如果说在太渊初遇，我还对未来充满迷茫，如今，我已完全确定了我的方向。我相信天意安排我走到现在，就是为了成全我的梦想。”

“我是过客，”孟扶摇转回头，看着草原星光下眼眸朦胧的长孙无极，“无论留下怎样的痕迹，都是透明的。你看，就连身世，最该牵念的东西，如今都撕掳个干净。”

“你最该牵念的不是身世。”长孙无极沉默良久才道，“是要相伴你永远的人。”

“永远……”孟扶摇叹息一声，眼光慢慢转向星河深处，不再说话。

什么是永远？她的生命永远都是断点，完满那一世便扯断这一世，没有两全。

“扶摇……”长孙无极的唇靠了上来，靠在她颊边，滚热呼吸拂在她颊上，“看着我……看着我……你的目光总投得太远……为什么不能看看身侧人……”

孟扶摇闭上眼。

不能看不敢看不想看，每多看一眼便多一份牵念，每多一份牵念便多一份步履蹒跚。他的目光是绵长的线，她不想那般被系住脚踝。

初夏的风温热湿润，那唇却比那风更柔和几分，细细从耳边慢慢吻起，慢慢挪移向她的颈，所经之处是一片春草葳蕤般的舒适。孟扶摇一偏头，竖起手掌轻轻挡住了他。

长孙无极不动，没有退开也没有继续。他就那样停在她的掌心，然后在她掌心轻轻一吻。低沉的语声从掌心里传来，听起来有些失真。

“扶摇……知道我为什么要将初遇的场景再来一遍吗？”他的呼吸喷在手掌，烫着的却是心，“我要你知道，人生再怎般沧海桑田，有些记忆和坚持永远不变，十年……二十年……一辈子……永远都是第一天。”

孟扶摇不语，直视前方，眼神晶亮，越来越亮，亮出一泊滴溜溜滚动的月色。

“我犯过那样的错——我答应带走你，却因为害怕被师门发现而耽搁，等我赶回时一切都已来不及。”长孙无极在她耳侧轻轻道，“从那日起我便对自己发誓，我再不要面对‘来不及’，我要争取所有我觉得应该争取的事，我不要让后悔占满我的余生。前面那十余年的后悔，已经太长太长。”

孟扶摇沉默着，想着人生里想要挽救所有的“来不及”，谈何容易？

“扶摇，答应我。”长孙无极双手包住她的手，轻轻摩挲，突然道，“不要一个人去穹苍，千万不要。”

孟扶摇回首，看着他。

“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你别去……永远别去。”长孙无极看向遥远的北方，低低叹息，“如果你一定要去，记得不要丢下我。”

“我听说长青神殿的大神通者，每十年开殿一次，成全远道而来能够进入神殿的人们的请求。我也听说上一个十年，神殿接待了一位女子，答应了她一个要求，你知道她是谁么？”

长孙无极摇头，“那是历代殿主才知道的秘密。”

孟扶摇看着他，欲言又止。她去穹苍，怎么能和他一起？虽然他一直都在帮她，但谁能保证他在最后关头不会因为留恋她而出手阻拦？

然而长孙无极眼神切切。他一向神情淡定，万事底定在心，她还从未见过他这般焦虑担忧的神色。他抓着自己的手掌心温暖，指尖却因为长久的等待有些凉意。

相信他，相信他……

半晌，她终于慎重地点头，“好。”

好。

把这一世最大的信任，交给你。

长孙无极微笑着，揽着孟扶摇，在树枝上舒舒服服地躺下去。

两个人并排躺在树顶上看月亮。躺在沙沙作响的树叶上，在初夏湿润的风里，细细嗅着身边人独特的香气，看月儿在云间浮游穿梭，碧天夜凉，苍穹如水。

长天月满，仙山梦短，谁自梦想深处走来，飞白雾，驾青鸾？

良久，有低语呢喃从树巅传来。

“真美……不知道还能看多久。”

“我知道。”

“嗯？”

“一生。”

孟扶摇是被半夜奇异的号叫声惊醒的。

那声音从极远的地方传来，乍起时不甚响亮，却极具穿透力。孟扶摇霍然坐起，看见不知道哪里突然卷过一道黑色的风，又或是笔直的烟尘，直扑向河流下游那个看起来不小的游牧部落。

争夺草场，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的惯例。

孟扶摇坐在树端，听着远处风里传来的厮杀喊叫号哭之声，皱眉道：“管不管？这是雅兰珠的子民呢。”

“雅兰珠也管不着这个。”长孙无极淡淡道，“游牧民族争夺草场是生存手段，适者生

存胜者为王，谁也不能阻止。你看着今日这个部落被攻击，但也有可能这个部落刚刚打击了别人归来，贸然插手反而犯了草原牧人的忌讳。”

孟扶摇皱眉“嗯”了一声，坐在树上看了一会儿，突然“咦”了一声。

与此同时，长孙无极也怔了怔。

前来攻击的那个部落十分奇怪，他们人数不是很多，实力也似乎不比本地牧人强。但是那支队伍中却夹着一小队人，出手如风来去似电，像一条条黑色的饿狼，自各个帐篷中穿插刺人，带出无数的惨呼和血花。而在更远一点，一个矮矮的山包之上，似有一个瘦长的人影，坐在月下吹着笛。随着他的笛声，当真有无数饿狼源源不断地从草原的各个方面向那个部落奔去。

这实在是一面倒的战争，河下游那个部落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也是一幅十分诡异的画面——力量迥异的一支队伍，月下吹笛驱使狼群的黑衣人，貌似单纯的争夺草场战争似乎隐隐变了味，夹杂着阴谋的味道。

孟扶摇听着风里隐隐约约的惨呼，终于耐不住，霍然起身道：“这不是普通的争夺战，这是要灭族。他们平时灭来灭去我不管，现在既然我遇上了，我便不想听那些孩子的哭叫。”

她自树上飘下，侍卫们早已起身备战。长孙无极道：“草原遭遇战，靠的是骑兵的冲击力和爆发力，既然要出手，就攻他个措手不及。”

孟扶摇一跃上马，呼哨一声正要下令出发，对面的人却已经发现了他们这一群人，大概杀得兴起，欢呼一声便挥舞着闪亮的弯刀，向这边冲了过来。

孟扶摇冷笑一声道：“找死。”

她手臂一挥便要下令骑兵对冲，忽然看见对面那个部落中间一个帐篷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一亮。

一亮间凤凰之羽般华光延展，刹那便涨满整个帐篷，随即隐约听见铿然一声，那帐篷突然裂开。

孟扶摇一震，失声道：“剑光！”

不仅是剑光，还是极其精湛似曾相识的剑光！

那剑光刹那间破帐而出，一瞬间白光厉害宛如赤日，滚滚光柱上冲云霄。那般惊心摄魄的一亮，随即无声无息地延展开去，卷过四面帐篷，将那些刚才还在耀武扬威地杀戮的牧民卷在剑下，立时鲜血四溅惨呼震天！

惊艳一剑。

剑光海波初凝般一收，那人半空中一个转折轻轻落下，清瘦的身形似乎有些单薄，落地时一个踉跄。

饶是如此，那一剑依旧惊动了那批来历诡异的敌人。山包上吹笛的瘦长男子似乎十分讶异，突然一片枯叶般从山上飘落下来。

他步伐平常，但步态奇异，仔细看去竟然膝盖不动，纯粹是在地上飘。

那黑衣男子拄剑而立，冷冷地昂头看着四面围来的敌人，背影笔直，像一柄薄而锋利的剑。

孟扶摇盯着那背影，虽隔着远，依旧觉得熟悉。